

赵武灵王

常万生 著



赵 武 灵 王

Zhao Wulingwang

常万生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7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1/4 插页：2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80

责任编辑：左云霖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刘君成

ISBN 7-5313-0217-9/I·205 定价：4.35元

内 容 提 要

在古城邯郸西北郊,有一座矩尺形丘陵,名插箭岭。两千多年来,它在述说着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公元前325年,赵国国君赵肃侯带着战败的耻辱蒙面而逝,其子赵雍继立,是为赵武灵王。此时的赵国,四面强敌环处,中山敌国象楔子一样插入腹心,形势十分险恶。赵武灵王在相国肥义等大臣的辅佐下,巧妙地避开了列国争斗的漩涡,养精蓄锐,静待良机。

然而,长子一战,赵国的车兵被中山悍骑所击败,边城鄢城再次遭到中山军的洗劫。在残车断戈之中,武灵王痛苦地思索:曾经是主要作战工具的战车已不适当今战争的需要,必须易俗革新,进行军事改革。武灵王的主张受到以公子成为代表的守旧派臣僚的反对,他们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并嫁祸于武灵王的一个来自中山国的爱妃阴姬,在后宫中挑起了一场脂粉战,企图阻遏改革的进行。武灵王冲开了世俗的羁绊,在全国宣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与此同时,他广招贤才,驯养战马,果决地焚毁了战车,建立了历史上中原国家的第一支骑兵。经过五次征战,终于消灭中山,跃居为军事强国。此后,他又乔装西入秦廷,深入虎穴,探究秦国虚实,开始规划迂回包抄秦国的宏图。

但是,聪明一世的武灵王却在立太子问题上儿女情长,优柔寡决,导致二子争位,一场惨痛的宫廷政变断送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果,武灵王本人也活活饿死在沙丘行宫。

本书依据坚实的史实,融汇了大量的野史逸闻、传奇故事、民间传说,艺术地再现了胡服骑射的伟大改革,多方透视了那个激烈变动时代的社会风貌。是作者继《贞观天子》、《女皇武则天》、《东南英杰王金发》之后又一部历史文学力作。



作者小传

常万生，河北省饶阳县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现为大连陆军学院副教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贞观天子》；长篇传记文学《女皇武则天》、《东南英杰王金发》；文史论文《魏征的说谏艺术》、《苻坚兵败淝水的军事因素》及散发于报刊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多篇。其作品曾先后5次在沈阳军区和吉林省获奖。

目 录

- 1 赵肃侯临终哀呼：上苍啊，
难道就这样让我去见先王？ 1
- 2 风云突变，赵都邯郸
顷刻之间成了一座危城。 13
- 3 亡命公子方归宫廷，隐居相国又
出深山：圣主临朝，能不效命？ 26
- 4 稷下学宫学者云集，一位
斯文的儒生却别有心事。 41
- 5 外交周旋中，一个酝酿已
久的计划渐趋成熟 58
- 6 钟车开道，大军随后：吉乎？凶乎？ 80
- 7 赵王城蒙受着战败的耻辱，众权臣
入廷力奏：当杀中山妇以谢天下！ 98
- 8 脂粉战困扰着武灵王：难道
我身边真有敌国的奸细？ 116
- 9 初议胡服阻力重重，一场
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 137
- 10 灌木丛下埋藏着一个卑鄙的
阴谋：谁是真正的祸首？ 156
- 11 卑微者平登高位，贵族们愤然

	疾呼：等级界限不可逾越！	175
12	铸箭炉烈火熊熊，那是 一颗炽热的心在燃烧。	195
13	一曲《长子恨》，撼动君王心； 迎难而上，方真丈夫也！	213
14	“疑事无功，疑行无名”， 武灵王当机立断：焚车！	232
15	一个遍身白色麻衣的人在 祖庙哀号：国将不国矣！	252
16	战鼓声中，赵国历史上第一支 骑兵向中山国宁葭城扑去。	272
17	武灵王从遍地尸体中站立起来： “列祖列宗，赵国打胜了！”	294
18	放鸠聚还是老样子。暮色苍 茫中，走来一个断臂人.....	313
19	武灵王顿悟：现在还不 是安享太平的时候。	330
20	咸阳宫来了位不速之客。秦昭 王大惊：好一个精明的使者！	347
21	沙丘宫被围得水泄不通。赵主父仰天长叹： 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369

1 赵肃侯临终哀呼：上苍啊， 难道就这样让我去见先王？

一团神奇的黑影遮住了明亮的太阳，只留下如女人手镯般金色的光环。

霎时间，天昏地暗，人畜皆惊。牛吼，马嘶，鸡鸣，犬吠，噪杂的市声，惊怖的呼喊，交织成宏大的、令人心悸的音响，使平静的赵都邯郸笼罩在一片突然降临的恐怖之中。

此刻，躺在王宫里病榻上的赵肃侯发出了虚弱而急促的呼吸声。守护在他身边的端夫人和宫女们吓得脸色发白，赶忙围拢过来。有的奉药，有的捶背，有的揩汗……

赵肃侯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个骷髅。赵肃侯很鄙薄它那干瘦难看的样子，用脚踢了踢，问：“你怎么落得这般境地？是因为国亡家破，遭斧钺之诛，还是因贪财害理，受冻馁之患？抑或有不善之行给父母丢了丑？”

“不肖子赵语，你竟敢这般无理于你的先王么？”骷髅突然开了口，并自称是赵国的创始之君赵简子。

赵肃侯吓了一跳，跪地请求恕罪。

骷髅道：“不肖子赵语！想当年，是我灭了智伯，并与韩、魏两家三分了晋室，争得了这块土地。自传到你的手上，整整二十四年，你非但没使赵国得到发展，反而留下了诸多耻辱，你有何脸面来见我？”

“你远不及你的先人、我的曾孙赵籍。他勇于进取，锐

意求新，节俭财用，任官使能，赵国臣民得以温饱。可你呢，你为赵国做了些什么？

“我恨你祖父赵武侯。他太无能，太迂腐！他曾与韩、魏两国联合对付楚国，打败了楚国的盟友郑国和宋国，但并未得到一寸土地，都让韩、魏两国分了去。你父亲赵种也没本事，前些年和魏国交战，连国都邯郸都被占领了。直到此后两年，魏惠王受到秦国的攻击，才在漳水边与你父亲签订了一个和约，将邯郸归还于我。唉，你们这祖孙三人，都是窝囊废！”

听着骷髅的训斥，赵肃侯热汗直流，羞愧难言，恨不得在地上扒出个洞来，钻进去。

当然，他也不无委屈。他何尝不想干一番大事业？他不仅想称雄于中原列国，而且想与西面的强秦抗衡，甚至战而胜之。他注意到，秦国与赵国虽相隔遥遥，但其有地形之利，兵马之强，且大有向东发展之势，是赵国的最大威胁，不可掉以轻心。

在赵肃侯思谋抗秦之策的过程中，和纵横家苏秦的交往是使他难忘的。

这苏秦是洛阳人氏，少时家贫，曾以锥刺股的精神钻研兵书和游说之术，立志有所作为。初至秦国，说秦惠王以兼并天下之术，秦王不纳，苏秦愤而东行，游说六国，合纵抗秦。

公元前333年的一天，苏秦在说服了燕国国君燕文公后来到了赵国，年轻气盛的赵肃侯以贵宾之礼接待了他。苏秦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赵肃侯说：

“当今中原各国，莫强于赵，秦所注目，亦莫如赵。秦之所以不敢举兵伐赵，是因有韩、魏二国在西南挡住秦国。

然二国无高山大河之防，秦若攻之，必难抵抗。二国一旦降秦，赵则危矣。有鉴于此，大王当约会诸侯，结为兄弟，秦攻一国，五国各出精兵相助；有不践约者，五国共伐之。如此，秦必不敢害山东诸国，诸国亦可相安无事了。”

赵肃侯以为然，当即表示赞同，并拜苏秦为相，赠以车马金玉，请他去约会各国诸侯。

苏秦的奔走是成功的。数日后，苏秦与赵肃侯约燕、韩、魏、齐、楚五国国君在赵国的洹水岸边，歃血为盟，以苏秦为“纵约长”，约定将中原六国联成一线，合纵抗秦。

六国的洹水之盟引起了秦国的不安。秦惠文王采取了远交近攻之策，派相国张仪游说魏、燕二国，并以归还城池和结成亲戚为诱饵，将二国拉到自己一边。赵肃侯责备苏秦，苏秦离赵逃燕，纵约随之瓦解，赵肃侯的一腔热情也付诸东流。

此后，赵国连连战败。不久前，秦国东侵，河西一战，大将赵疵战死，赵之蔺城、离石丢失。更不能容忍的是，区区中山小国也趁机出兵，差一点攻取了赵国边邑鄯城。

这一战，对赵肃侯来说，可谓刻骨铭心。那时，赵肃侯只忙于对付齐、魏，根本没把中山国放在眼里，仅仅派出几百乘战车。但意想不到的，强悍善战的中山骑兵却把赵军打得大败，赵肃侯腿上挨了一箭，险些丧命。赵肃侯又羞又气，终于病卧不起了……

面对先王，回思往事，赵肃侯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想进行辩解，无奈那骷髅脸背着他，不屑看他一眼，后来，竟气恼地腾云而去。

赵肃侯慌忙起身，追赶上去：“先王留步，请听我说，请听……”

赵肃侯急醒了。

一身冷汗。

在赵肃侯病重昏迷的时候，他的爱子太子雍正在东宫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此人是太子雍的贴身侍卫、以勇武著称的少室周。

他是奉太子雍之命前往齐国为赵肃侯寻求丹药的。齐国是著名的丹药之乡，齐王好仙，名巫遍于国中，其烧炼丹药之术远近闻名。

这件事，太子雍并未征得赵肃侯的同意。因那年齐国曾受秦国指使，利用合纵失败之机举兵攻赵，赵肃侯仓促应战，决开了黄河堤坝，才迫使齐国退兵。但这样一来，赵国的万亩良田都浸泡在河水之中。因此，赵肃侯最恨齐国，若听说去齐国求药，还不气破肚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赵肃侯有令，未经传召，太子不得擅入大内探病。

赵肃侯这样做并非父子薄情，而是怕耽误了太子的学业。他把强国的希望都寄托在太子雍身上，在他看来，太子雍的长进比自己的病还重要得多。他恨不得让这位13岁的太子马上成人，完成使赵国富强的使命。

赵肃侯很喜爱太子雍，因而，当太子雍还在襁褓中时便对他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教育。

为了培育太子雍的坚强性格，他对太子雍的居室作了精心布置：床板是硬的，枕头也是硬的，被衾用的是粗糙的麻布。门窗经常开着，冬日里火盆放置也有限制，不使屋里太热，有意识地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平时不让外人靠近，也不许侍姬随便抱他，从小就使他不依赖别人。

太子宫室的台基很高，高达五仞，在整个赵王城中仅低于用于大朝的龙台宫和国君的寝宫。在这高台建筑盛行的时代，殿基之高是尊严与权贵的象征，作为赵国基业的后继人，太子雍自然是用之无愧的。不过，赵肃侯让儿子住这样的宫室，还另有所想。一是出于儿子的健康考虑。高则清爽，不易生病；二来可以保证安全，不致意外遭到袭扰。宫室为木结构，上复板瓦，飞檐高排，翼角外出，这些与一般宫室并无区别。特殊之处是室内的彩绘壁画。都是用对比度很强的色调画成，内容一色是车马征战，进得宫来，如处战阵之中。赵肃侯这样做，是想让太子雍从小便置身于战争的氛围中，培养其勇猛果敢的性格。

太子雍5岁开始习文，8岁开始学武，老师是熟知文史的相国肥义和精于骑射的大将赵疵，每天都有严格的内容安排。赵肃侯望子成龙心切，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太子雍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他天资聪慧，肯下苦功，学业进步很快。他身体发育很好，性情早熟，虽为少年，却似成人。

太子雍在肥义、赵疵这两位良师的严教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可是在不久以前，两位良师都相继离开了他。赵疵死于河西之战，肥义因不赞成苏秦的合纵主张而弃官出走，不知去向。现在的继任太傅是太子雍的叔父公子成，此人并无实学，满脑陈腐观念，在他的名目繁多的管束下，太子雍感到十分别扭。

少室周去齐国求药，公子成是知道的。他夸奖太子雍有孝心，并告知了端夫人。太子雍并不因此而感到荣耀，他只是挂念着父王的病情，担心着国家的前途。现在，国家还不强盛，自己年岁又小，万一父王谢世，这赵家江山该如何收

拾？

想到这些，太子雍等待少室周的心情更加急切，他巴不得少室周即刻就出现在他面前。

赵肃侯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为了刺激一下赵肃侯的食欲，端夫人让人取来一点叫作醢的肉酱。这种肉酱是先将肉烘干，然后切碎，再放些梁曲和盐，泡上美酒，放入陶罐中闷上100天而成的。赵肃侯平日喜酒，御医规定不能进酒，所以端夫人背着御医取来了这种略带酒味的肉酱。她眼看着赵肃侯日不进食，心里太难受了。

赵肃侯强打精神尝了一羹匙肉酱，端夫人又掐了一撮黍米团子放入他的口中。赵肃侯慢慢地咀嚼起来，象牛在反刍。

在一旁端食器的宫人腕已发酸，两臂直抖，但她不敢动一动，默默地等待着君王和王后的吩咐。

其实，赵肃侯口中的食物早已没有了味道，那上下牙床的运动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嚼着嚼着，竟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端夫人吩咐将食物撤下，他自己也随着屏去的宫人走到门外，想稍稍放松一下。长时间地守护在病人身边，精神上的重负，身体上的疲倦，使她有些支持不住了。

“母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甬道上传来，抬头看，是太子雍，他手上捧着一个雕花木盒。

“雍儿，丹药找来了？”端夫人面露喜色。

太子雍忙将丹药递上，道：“是少室周费尽周折从齐国的一位活神仙那里求来的，说是极为灵验，包治百病。儿已有好几日未来探望，父王病情如何？”

端夫人叹了口气，道：“方才吃了一点东西，不过，我看怕是不好……进去吧，快让你父王服下！”说着，转身就往宫内走。

赵雍却停住了脚步，小声说：“母后，现在我赵国很不妙啊。听少室周说，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都是野心勃勃，想称霸诸侯。秦国想东侵，齐国想西进，都象狼一样地盯着我们赵国。齐宣王还扬言，我赵国占了他齐国的土地，应该以黄河为界，这样，将要把我赵国的好几百里土地划到齐国。还有，中山国也虎视眈眈，想南下攻打邯郸……”

“雍儿！”太子雍正讲着，忽从寝宫内传来一声沙哑的呼唤。太子雍知道是父王在叫他，赶忙收住话头，随端夫人一起来到赵肃侯身边。

赵肃侯惊愕地看着太子雍，用颤抖的声音问：“方才你说齐国要怎样？”

太子雍一下子噤了口。端夫人忙遮掩道：“哪里讲什么齐国，是我和雍儿在说这丹药呢。这是雍儿派人从外地讨来的，快吃下吧！”

赵肃侯嘴角上泛起一丝苦笑，怒声说：“还瞒着我？快细细道来！”

太子雍平日最惧怕他父亲，今见父王发怒，只好道出原委。

赵肃侯听罢，气得两眼发直，嘴唇发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吃力地将枯枝一样的手伸出被衾，象是要抓什么东西。

“您要什么，大王？”端夫人弯下身去，凑到赵肃侯耳边，低声问。

赵肃侯的目光投向挂在窗子边的一柄青铜御剑，扬了扬

下颏，但没有出声。

端夫人显然已经领会到赵肃侯的意思，却故意说：“天气闷热，要开开窗子么？”话音刚落，早有机灵的侍姬踮着脚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将窗子推开一点缝隙。

赵肃侯摇了摇头，目光仍盯着那柄青铜御剑。

端夫人愁惨地皱了皱眉，转身摘下那柄御剑，放在赵肃侯那枯枝一样的手上。赵肃侯这才将那呆滞、专注的目光收了回来，但这同时，那皱纹很深的眼角内却滚出两滴混浊的泪水，滴落在黄绢御枕上。

这泪是从赵肃侯心里流出的。它饱含着苦涩，饱含着愧疚，饱含着壮志未酬的凄苦。他多么想再整旗鼓，重振雄威，克敌雪耻！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已根本不能再重返战场，统率三军，以至连这柄不曾一日离身的青铜剑也无力紧握了。他心里在说：不平的上苍啊，难道就这样让我去见先王么？

他的目光又转向太子雍，象是在期待，象是在嘱咐。但，他已没有了气力，万语千言都随着一阵痰涌化为乌有。

赵肃侯恍恍惚惚地觉得，他的灵魂已飞出自身，飘游在茫茫天宇之中。他迎头碰到一个人。啊，这不是当年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吗？这位霸主在贤相管仲、鲍叔牙的辅佐下，通过改革使国家迅强盛，声望日益提高。但到了晚年，他却变得固执、自信、偏执。他不听从贤臣的规劝，沉湎享乐，任用奸佞，使国政日益衰落，优势渐渐丧失。在其病危之际，公子开方等人作乱，把齐桓公与外界隔离起来，并假传遗诏，擅立太子。桓公后悔不已，仰天长叹：“嗟乎！我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随即，自己用一块素帨蒙面而死。

齐桓公曾是雄心勃勃的赵肃侯的崇拜者。可现在，他却感到一阵心悸：难道我也要落个象他这样的有始无终、壮志难酬的下场吗？

赵肃侯的灵魂极力摆脱与齐桓公的会面，继续前行。又有一个人飘然而来。是吴王夫差。赵肃侯知道，他也是一位春秋霸主。其继位之初，任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经过长时间准备，打败了劲敌越国，又率军力挫强楚，威逼齐，晋，称雄天下。但晚年却信任奸臣伯嚭，逼死忠良武子胥，结果使强盛一时的吴国终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自缢时，不胜羞愧，自觉无颜见子胥，蒙目而逝。

赵肃侯感到十分懊恼：怎么总是见到这样使人晦气的亡灵！稍顷，他又平静下来：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是上天在派这两个亡灵来召唤我了！

“嗨——”一声瘆人的、绝望的，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长长的叹息从那抽搐的躯体中传出。随即，只见他吃力地拉动被衾，严严实实地蒙住了死灰般的脸，那柄青铜剑从他那干枯的手上滑下，落在长跪在地的太子雍面前。

天塌了，哭声淹没了一切。

赵王城被一片愁惨的白色濡染着，宫门披着白绸，绿丛缀着白花，环绕宫城的坂筑城墙上每一个垛口都飘着白绸长带。城中的各色人等都依照各自的不同身分穿上了等级各异的丧服，有用生麻布做的下面不缝边的斩衰，有用熟麻布做的缝边整齐的齐衰，还有大功、小功、思麻种种名目。平日服色艳丽的乐工舞伎们也都卸去头饰，一律丧服，就连他们手中的琴、瑟、竽、钲等乐器也都挂着一朵小小的白花或系着一条窄窄的白绸带，他们演奏的不再是激昂慷慨的燕赵之

声，而代之以低沉哀婉的乐曲，悲悲切切，呜呜咽咽。

赵肃侯宴驾的寝宫前，被称作“复者”的巫师们在为赵肃侯招魂。殿阶下放着一个装饰着彩线的竹笼，内装赵肃侯的衣服，复者先走近笼前，张开五指向空中抓了几下，使“魂”依附笼中，然后，一步一步地引着竹笼倒退升阶。此时，拉着长调的《招魂曲》响起：

魂兮归来，
入宫门些；
天地四方，
广无极些；
徜徉多艰，
不可止些；
归来，归来，
返故居些。

.....

这《招魂曲》本是尚鬼习俗甚重的楚地挽辞，句尾都有楚人的口语“些”。赵国人不习惯用“些”，哼出来近似“兮”，这样一来，倒更增添了悲哀、神秘的色彩。

复者倒退升阶时，端夫人、太子雍和太傅公子成、将军庞煊、郎中令李兑、内史赵造、仆大夫田不礼、国尉李疵等几位重臣都在宫门守候。复者升阶后，由端夫人扶着太子雍将那笼中之“魂”——赵肃侯的衣服捧出，进堂放在刚刚沐浴过的赵肃侯的尸体旁。寺人用耳、鼻、口形的玉片遮蔽了尸体的九窍之后，便给尸体穿衣和缠裹丝绢和红绸。绢绸缠裹很多，一层又一层，渐渐地已看不出人形，象是一个圆柱形的丝绸体。接着是大敛，将尸体装入棺材。入棺后，又将一

撮米放入尸体口中，名之曰“含饭”。后又将棺移入灵堂停柩，准备择日举行葬礼。

端夫人已哭成泪人。这位40多岁的原配夫人20多年来一直不离赵肃侯之侧。她是一位贤良的内助，又是赵肃侯事业的热心支持者。当年赵肃侯组织合纵抗秦，她做过不少力所能及的事情，并由衷地盼望着肃侯的成功。但没想到，肃侯大业未成却离她而去，这怎不使端夫人悲痛至极？她长跪在灵柩前面，泣不成声：“大王啊，你不该……丢下赵国……丢下臣妾……走啊……”

赵肃侯之弟、太傅公子成紧随着端夫人身后来到了灵前。他今年50岁，但看样子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他细高个子，身体清瘦，形容枯槁，脸色灰黄而无光彩，皱纹密匝匝地占据了他本不宽敞的脸，象一张罩住了他全部情感的网。只有他那双眼睛骨碌碌地挺有神，象是饱含着心计，莫测高深。他有个习惯，喜欢歪着头，把目光扫向身后，似乎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公子成此时的角色可以说是多重的：既要安慰嫂夫人，又要照顾侄子，还得担当起处理葬事的任务。所以，他极力克制住悲伤，只是郑郑重重地给赵肃侯行了一个大礼，表白似地说：“大王，放心地去吧，臣身为太傅，一定恪守礼义，力保太子，继承大业……”

作为武官之长的将军庞煊，此时是忧过于悲。这位赵国的著名兵家曾以多谋善战誉满国中，但自从辅佐赵肃侯以来却是多次败北，瞻念赵国的未来，忧心忡忡。他默默地站立着，久久地凝望着那香烟缭绕中的灵柩，象是在寻找着过去的教训和未来的良策。

国尉李疵是个勇武的汉子。高高的身材，黑红的脸庞，双目威严冷酷，闪动着报复的光。他担负着宫禁的传达警